



青年报首席记者 马骏 摄

知道她最近缺钱花,就跟她谈了一笔交易,事成之后,我给了她3000元‘辛苦费’。”

在小展的安排撮合下,君君与小展的哥哥以相亲的名义见了面。耐不住君君的主动示好,小展的哥哥很快就与她发展成了恋人关系。然而,接下来的一场桃色风暴几乎让小展的哥哥成为全镇人的笑柄。按照小展一手导演的剧情,在一个工作日,君君拿着一段二人恩爱的手机视频冲进了小展哥哥的办公室,大吵大闹哭诉自己被迫……流言犹如病毒一般肆虐了整个小镇,小展的哥哥顶着“生活作风不正”的评语结束了试用期,而这份“正式工作”自然也化为了泡影。

回到家,小展的叔叔又着急又奇怪:“好好的饭碗怎么突然就被个来路不明的女人给毁了?”看到灰头土脸的儿子连一份试用期报告都拿不出来,小展的叔叔起了疑心,带着儿子找到了单位的财务,翻阅完所有人的工资条发放记录,独不见自己儿子的。一番质证之下,小展的叔叔被告知:“你儿子只是一个义务实习生,从来说过要录用他。”

小展的叔叔怒不可遏地找到了小展,而小展的坚决抵赖也彻底惹恼了叔叔一家:“那天晚上,我叔叔怒气冲冲地跑到我家砸门,开口就骂我是骗子,说我连自家亲戚都骗,我觉得很没面子,让我在家

人面前抬不起头。我就想既然你不给我机会下台,那我也一口咬定了不承认。”

报警、被捕、讯问……在看守所里待了一个多月,小展终于承认是自己精心设下圈套坑骗叔叔的钱财。面对检察机关的提审,小展对于16万元赃款去处的回答显得漫不经心:“都被我花完了。吃饭、打麻将、买衣服……这些不都是要钱的吗?”

直到检察机关向幼儿园的园长核实,园长写下“查无此人”的情况说明,小展的叔叔才惊觉,除了骗人的圈套,这个侄女连身份都是假的……

“他会跟我说,女孩子年轻的时候还是要多学点东西,随便发脾气对身体不好。这样的话,我父母从没跟我讲过……我没有想过要去破坏他的家庭,我只想有人真正关心我。”

回忆在看守所里吃的“苦头”,小展的嗓门高了起来:“我才不怕

呢,在里面也得摆出凶悍的样子,不然,别人就会以为我好欺负。”

“那也是老李帮你办的保释吗?”承办检察官出其不意地问出了这个问题。迟疑了几秒钟,小展点了点头:“知道我出事的那天晚上,我妈跑去找他,是老李帮我把钱退给了叔叔。带着我爸妈去找我叔叔赔礼道歉,让他们看在亲戚的分上,签下了谅解书。”

最终,青浦区检察院对小展依法以诈骗罪提起公诉。受益于叔叔的谅解,加上诈骗所得悉数退赔,法院经审理,小展最终被判有期徒刑三年,缓刑四年。

走出看守所的那一刻,小展的妈妈抱着女儿哭到几乎晕厥。回忆起和父母团圆的画面,小展的语气平静得让人感觉有些陌生:“你们很难想象吧,我跟我爸爸之间几乎没什么话可讲。自从我出了事,我更见不着他。我妈虽然知道我和老李的事情,但她也默认了。我妈眼里的乖女儿,只要每天按时回家就行了。其余时间我做什么,她都不怎么管。”

“老李只比我爸小1岁,我爸53岁,他52岁。从一开始,他就告诉过我,除了婚姻,他什么都能给我。这样的话,和我在一起的每个男人都跟我说过。刚交往那阵子,我没觉得他有什么好,反正大家各取所需。后来,我渐渐觉得他说的话我爱听,也听得进去。他会跟

我说,女孩子年轻的时候还是要多学点东西,随便发脾气对身体不好。这样的话,我父母从没跟我讲过。”

说到这里,装做若无其事从看守所里出来的小展在讲到老李时,两行眼泪立刻涌出了眼眶,在涂满粉底的脸颊上冲刷出两条小溪一般的纹路:“和老李在一起,我觉得自己至少是个人。他晚上要打麻将将应酬,只要我发脾气砸东西,他就会乖乖听话不敢出去。”

哭泣中,小展用鲜红的手指甲一遍遍划着桌面:“你们会相信吗,我爸爸爱赌博,他在外面还有别的女人。我从小就怕被人看不起……其实我没有多喜欢老李,他对我的好,我知道那是靠身体换来的,我也恨过自己。我没有想过要去破坏他的家庭,我只想有人真正关心我。”

“我和老李有一个约定。如果有一天,我交往了其他男朋友,他不会干涉我,我们的关系也就结束了。”

这段“忘年交”似乎也让老李找到了成就感。30年前,大学本科毕业后,老李按部就班地上班、娶妻、生子,而立之年混上了科长的职位,将近退休之时也抱上了外孙。

如果不是因为这次东窗事发,这个家庭也许能继续“和和美美”下去。面对质疑,老李不但大方承认自己与小展的关系,还顺理成章地说起了感情:“我就是喜欢小展身上年轻的气息。和她在一起,我觉得自己还没老。小展人不坏的,就是脾气臭了点。你们放心,我会好好教育她。”

被问及自己的家庭时,老李识相地刹住了车:“我家里挺好的,女儿、女婿也挺好的……”

交往的日子里,小展逛街、购物的欲望在老李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,名牌的包包、季季更新的衣服、麻将桌上一掷数千元的底金,甚至加油费……当然,这一切都得悄悄进行。郊区某家大商场开业至今,小展去那里的次数屈指可数:“那里的服务员很多都是我们家住附近出去的,我和老李去那里很容易被认出来。我平时帮他挑衣服只能去一些顾客不多的商场。”

从西装挑到内裤,除了绞尽脑汁给老李打扮,小展讲述交往的细节时,几度语塞:“再就是提醒他按时吃药。不然,以我俩的年龄差距,除了打麻将,还有什么能把我们凑到一起?”

小展告诉记者:“我和老李有一个约定。如果有一天,我交往了其他男朋友,他不会干涉我,我们的关系也就结束了。”这种“合则聚,不合则散”的自由恋爱关系听上去颇有几分默契,只有小展知道,过惯了钱来伸手的日子以后,让她再过回以前那种简单而又清贫的日子是多么难。

也许这样得过且过的关系能满足老李对“宝刀不老”的渴望,但小展在一个人的时候还是会焦躁。老李每天晚上陪完小展后都会回家,小展回到冷冷清清的,除

了能跟母亲交流几句,她早已忘记父亲的存在:“我和我爸大概天生性格不合。读书的时候,话说不到两句就会吵起来。长大以后,我们吃饭都很少碰到一起,连吵架的机会也没有。”

青浦区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告诉记者,起诉期间,检察官曾试图联系小展的父亲,然而,小展的父亲在公安那里做完笔录、撇清关系以后就切断了所有的联系,手机也停了机。

凑不到麻友、见不到老李是小展最苦闷的时候,那滋味被小展形容起来:“只有靠摔东西来发泄。”在小展的手机通讯录里,和小展一样大的同学统统被她设定为“小孩”、“小朋友”:同学聚会的时候,看到以前的同学,我会觉得自己特别苍老,听他们谈论读书、工作的话题,虽然觉得很孩子气,但那才是真正的年轻的日子。”

“小时候,我们打赌,谁要是先开上好车,就要带着对方一起出去玩。后来,我的确先开上了车,但我早就不敢再去找她了。她如今每天骑着小电瓶车上班,而我还能‘漂白’吗?”

10年前,也是在这样一个寒冷的下午,两个青涩的花季少女背着书包走在放学的路上,好奇地注视着这辆豪车驶过寂静的小镇,重磅轮胎飞快地擦过地面,亮漆的车身在卷起的灰尘中呼啸而过……

这幅画面始终刻在小展的脑海里:“那是我读书阶段最要好的朋友。小时候,我们打赌,谁要是先开上好车,就要带着对方一起出去玩。后来,我的确先开上了车,但我早就不敢再去找她了。她如今每天骑着小电瓶车上班,每个月挣着1000来元钱,她活得心安理得。而我,这种暗不见光的拜金日子已经过了4年,我还能‘漂白’吗?”

在记者和检察官的目送下,小展走出了检察院的大门。记者问她:“回家吗?”就在此时,手机铃声响起,小展看了看号码,尴尬地扔回了包里,对记者点了点头:“我是个坏女孩,没想到你们还愿意跟我聊这么久。”露出一抹无可奈何的微笑,小展转身迈进凛冽的寒风中,包裹在衣物下的背影不得不佝偻着困难前行……

(文中人物均为化名)

征集小人物

如果你的身边有绝不渺小的小人物,如果你有不凡的凡人故事想与大家分享,请与本版联系: qnbxiaorenwu@sohu.com